

Ayn Rand
安·兰德 著

冯 涛 译

FOR THE NEW INTELLECTUAL

致新知识分子

安·兰德哲学 | The Philosophy
of Ayn Rand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Ayn Rand
安·兰德 著

冯 涛 译



FOR THE NEW INTELLECTUAL

致新知识分子

安·兰德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Ayn Rand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新知识分子/[美]安·兰德著;冯涛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4

ISBN 7-80148-769-9

I. 致… II. ①兰…②冯… III. 知识分子—研究
IV. D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252 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址: 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 100007

电话: 010 - 84094409

传真: 010 - 84094789

E - mail: newstar-publisher @ 163. com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8. 625 字数: 173 千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一版 200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 001 ~ 6 000 定价: 20. 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谁将成为新知识分子？

“就是那些乐于思考的任何男人女人。所有那些明白个人的生活必须仰赖理性指导的人，那些珍视自己的人生，因而如同不愿将这个世界交付给黑暗时代和暴徒的统治一样，不甘屈从于在这个现代的玩世不恭的虚无的丛林中对绝望的崇拜的人。”

本书集中体现了“为希望获取关于存在的总体认识的人们而作”的安·兰德哲学的精华要义，在同名论文中，她分析了西方文化，讨论了其进步、衰落及其现今破产的原因，并指出一种通往知识分子复兴的道路。

安·兰德高举“理性、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来对抗现今盛行的神秘主义、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条。她的那几部集中体现其反传统观点的小说已经成为现代经典。

出版说明

安·兰德(Ayn Rand)是美国最著名的作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她的作品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她的书在美国的销售量仅次于《圣经》。安·兰德去世已20多年,今年,适逢她的百年诞辰,美国的许多安·兰德书迷会和读书团体纷纷举办纪念活动,纪念这位勇敢无畏的知识分子。

出版本书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安·兰德有简单的否定或赞同,在阅读安·兰德的时候必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其实这也是安·兰德所期望于她的读者的。作为已经过去了的20世纪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她的思想曾经充分影响了那个时代,尽管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今天,将其介绍给国内学界,仍然有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2005年4月21日

序

本书是为那些希望承担成为新知识分子这一责任的读者而写的。书中包含了我的几部小说的主要哲理选段，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的概观。

完整的哲学体系已然隐含在这些选段之中(特别体现在高尔特的讲话中)，但其基本原理并不是以精确的术语出之的，所以尚需以哲学论文的形式予以具体、系统化地界定和阐明。这一工作我正在进行中；它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在高尔特的讲话中仅仅触及而未及展开的论点，认识论，并将提出一种关于概念的本质、产生和证实的新理论。这一工作需假以数年方能完成；大功告成之前，希望获知关于存在的完整概念的读者可以将此书作为一个线索和一份概要。他们可以将此书视为一个基本的大纲；它将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指导，不过前提是他们一定要理解、参透这些选段的确切含义及其总体的导向。

我经常被问及我首先是位小说家还是位哲学家。回答是：两者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位小说家都是哲学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框架，谁都无法表现关于人类存在的任何图景；小说家可以选择的只是他的故事中所表现的那个框架是明白的还是隐含的；不管对这一哲学框架他有无意识，也不管他的哲学信念是显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由此又引出另一层选择：他的作品要么是对某种已经存在的哲学观念的个人化表现，要么就要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哲学框架。我选择的是后者。这并非一位小说家的题中之意，但我非这么做不可，因为我对人类和存在所持的基本观点是与绝大多数现存的哲学理论相悖的。为了界定、解释和展现我对人类所持的观点，我不得不成为一位不折不扣的哲学家。

有些读者可能会有兴趣了解我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因此，我的四部小说均有片段入选。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思想的进展：从《生而为人》的政治主题一直到《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形而上学。

当然，这些片段都是浓缩后的要点，因为在每一部小说中，主题的全面展开是通过故事的所有事件最终实现的。这些事件是具体的形象和细节，所选人物的演讲只是抽象的结论。

在我说到这些选段只是一个大纲时，并非暗示我整个的哲学体系还没有最终完成；在写《阿特拉斯耸耸肩》之前我就不得不有个精确的界定了。高尔特的演讲就是其最精粹的概要。

在我最终以一种详尽的形式将我的哲学完全彻底地呈现出来之前,眼前的这本书可以被视为一个大纲、一份计划或是一个宣言。

为了在后文的表述中眉目清楚,我为我的哲学选定了一个名字:客观主义。

安·兰德

1960年10月

目 录

1 /	序
1 /	致新知识分子
67 /	生而为人
73 /	颂 歌
79 /	源 泉
81 /	“二手货”的本质
85 /	一位集体主义者的灵魂
94 /	一位个人主义者的灵魂
107 /	阿特拉斯耸耸肩
109 /	金钱的意义
117 /	工业家的牺牲

致新知识分子

- 120 / 资本主义的道德意义
- 123 / 性之意义
- 127 / “从各尽所能到各取所需”
- 144 / 被公费医疗制度遗忘的人
- 145 / 一位艺术家的本性
- 148 / “我就是约翰·高尔特”
- 255 / 安·兰德是谁(代译后记) 冯 涛

致新知识分子

致新知识分子

当一个人、一家公司或是整个社会面临破产的时候，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要么像个瞎子一样有意回避面临的真实境况，疯狂地得过且过、及时行乐——不敢朝前看，宁肯谁都别告诉他真相，然而又绝望地期盼凭空变出根救命稻草来——要么就是认清现状，清点财务，发掘隐藏的资产，开始重建工作。

现今美国正在走的就是第一条路。我们公众的声音一味地悲观绝望、愤世嫉俗，谁都不愿承担义务地谨言慎行，可耻地推诿逃避，这种态度令人想起《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些朝臣，只知道一味地阿谀赞叹皇帝那根本就不存在的外衣，已经诚心接受了谁如果看不到那新装只能证明他自己道德堕落的断言。

让我们充当故事中的那个小孩，宣称皇帝实际上赤身裸体吧——或者宣称美国已经在文化上破产了。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判断一种文化依据的都是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其智识阶层^①盛行的潮流，这一潮流具体地在道德、政治、经济和艺术上表现出来。职业知识分子就是一种文化的喉舌，因此，也就是那种文化的领导者、整合者以及捍卫者。美国的知识分子的领导权业已崩溃。它的美德、它的价值、它巨大的能量散落在黑沉沉的地下，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为其发言，它将继续处在私人化、主观化和历史性的衰弱状态。美国是个丧失了声音和保护的国家——一个被她的智识阶层的捍卫者出卖和抛弃了的国家。

所谓破产，是指一种耗尽其可用资源的状态。而现今我们文化的护卫者提供给我们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智识价值观或者说资源呢？在哲学上，我们被告知人的智力是虚弱无能的，现实是不可知的，知识只不过是一种幻影，理性是一种迷信。在心理学上，我们被告知，人是一种无助的自动装置，被种种他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左右，被天生的堕落所驱动。在文学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系列杀人犯、嗜酒狂、吸毒犯、神经病和精神病患者，这就是现今人类灵魂的代表——并且邀请我们自动对号入座——还不无挑衅意味地宣称生活就是下水道、散兵坑或者就是鼠窟（恶性竞争），

^① 以“知识分子”、“知识阶层”对译“intellectual”其实并不见得确切，因为后者强调的是“才智”（其词根是“intellect”）而不是“知识”（“knowledge”），强调的是进行判断、批判的能力而不是学习、掌握“知识”的能力。又因为本书作者对“才智”和“头脑”的格外强调，故而在本书译文中除“知识分子”一词沿用约定俗成的译法之外，其余均以“智识”代“知识”以示眉目清楚。——译者注（以下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均为译者所加）

同时哼哼唧唧地强迫：我们必须爱一切，除了美德；必须原谅一切，除了伟大。在政治上，我们被告知，美国，这个地球上最伟大、最高贵、最自由的国家从政治和道德上讲都逊于苏联，而且我们的财富应该散发给亚洲和非洲的那些野蛮人，为了对我们创造出财富而他们却没能创造出财富的事实表示歉意。如果我们环视一下现在的智识阶层，我们会看到一种怪诞的景观，以诸如斗志昂扬地怀疑一切、大刀阔斧地玩世不恭、独断专行的不可知论、自吹自擂地自我贬低和自以为是的道德堕落为特征——笼罩其上的则是一种知罪、恐慌、绝望、厌倦以及无孔不入的逃避气氛。如果这还算不上是耗尽了资源，那可真是无路可走了。

看来，每个人都同意这样的文明是面临着危机了，但却没人肯费心去考定危机的本质，去找寻其原因，去承担为其寻找出路的责任。在危机的时刻，一种道德上健康的文化会重整其价值观、其自尊及其昂扬的斗志，满怀正义的信心去为了其道德上的理想而战。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却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质询我们智识阶层的领导者们，我们应该为之奋战的理想到底是什么，他们的回答会类似一种过期糖浆形成的黏稠泥潭——连苍蝇都不会拼死扑上去，都不会为之丧生：诸如要行慈善之事的陈词滥调以及充满歉意的关于兄弟之爱的笼统表述，以美国的牺牲为代价的全球进步和世界繁荣。

美国悲剧性的错误之一在于，有太多第一流的心灵都认为——就像他们过去的所为——解决危机之道在于转向反智主义，仰赖某些半生不熟的所谓民间智慧。这可真是

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我们现在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认识到专业的智识阶层所拥有的巨大能力和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缺少了思想的不断奔涌以及产生这些思想的警觉而又独立的心灵，那种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没有了生命的哲学，没有了构想和阐明这一哲学的知识分子，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没有了智识阶层的国家就好比一个没有了头脑的身体，而这正是美国今天的处境。现在文化的分裂和瓦解并没有得到这类知识分子的支撑和维护，事实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今天摆出一副知识分子架势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胆战心惊的傻瓜，毫无作为，放弃了智识领域的职权，转而拥抱存在主义和禅宗之类的教条。

6

在鼓吹了几十年知识分子就意味着智识上的无能之后，这些现代的傻瓜们却面对着他们成功创造出来的事实目瞪口呆了——他们既无能力重燃正是被他们熄灭的文明之火——也无能力制止本是被他们释放出来的原始兽性的胜利进军——他们面对那些发自黑暗时代^①的声音无言以对，那声音幸灾乐祸地宣称已经给过理性和自由机会但它们都失败了，未来，也正像过去的茫茫黑夜一样，将再次属于信仰和暴力。

如果所有铁路机车的制造商突然玩起了非理性，开始造起了大篷车，没人会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创新或者认为铁制骏马已经失败了。很多人会跨入这一工业空白区再次开始制造铁路机车。但当同样的情

^① “黑暗时代”(Dark Ages)专指欧洲的中世纪而言。

形发生在哲学上时——当我们将禅宗及其他等价物当作人类思想的最后稻草——却没人，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选择跨进这个智识阶层的真空地带，肩负起人类思想的工作。

由此看来，我们伟大的工业文明要期待由那些住在泥坑里、为了一小捧谷物而刨挖泥土，向那些他们当作神明崇拜的扭曲的动物图形顶礼膜拜的赤足野蛮人创造出来的哲学信条来指引火车、飞机、洲际导弹和氢弹储备的运行了。

历史地说来，职业知识分子是一种非常晚近的现象：从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在原始和野蛮社会是没有职业知识分子的，它们有的只有巫医。中世纪也没有职业知识分子，有的只是修道院的僧侣。在后文艺复兴时代，资本主义诞生前，“智识之士”——哲学家、教师、著作家、早期的科学家——都是没有职业的，亦即：没有一种社会认可的职位，没有市场，没有足以养活自己的途径。要想追求智识，除非恰巧有财富可继承，或是仰赖某位恩主的庇护和经济援助。而且财富也不是通过一种开放的市场挣得的；财富是通过征服，通过暴力，通过政治权力或是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的恩赐获得的。相比而言，商人比知识分子更不容易获得此类恩赐，其地位更不稳定。

职业的商人和职业的知识分子是蒙工业革命所赐一道降生人间的两兄弟。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之子——一损俱损。但具有可悲讽刺意味的是，两者将注定相互伤害；论起过错来，恐怕大头还是知识分子。

除了极少数个别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精神是没有实现其创造性能力的空间的：无论是思想还是财富的